

畚族作家雷德和短篇小说集

雷德和

著

夜闯

卑库山

海峡文艺出版社



畚族作家雷德和短篇小说集

雷德和

著

夜闯 卑库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闯卑库山/雷德和著. -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6

ISBN 978-7-80719-245-9

I. 夜… II. 雷…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 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746 号

夜闯卑库山

作者:雷德和

责任编辑:林玉平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350008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字数:260千字

印张:15.5

版次:2008年6月第1版

印次: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19-245-9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古田的约定

蓝炯熹

福建省古田县,作为清代福州府十邑之一的县城,自古是畬族的聚居地,早在清乾隆年间,皇家的大型画册《皇清职贡图》中就描绘了古田县畬民男女耕作的彩绘图像,并以满汉两种文字作了较为客观的说明。此事在乾隆年间的《古田县志》中也作了专门的记载。古田蓝姓富达村、雷姓梅坪村都以人杰地灵而远近闻名。怀着对古田畬族乡村文化的向往,在20世纪80年代,我来到了古田县,也因此认识了雷德和,一个相当实在的畬族后生。同时,我还知道了他从事文学创作,有许多畬族题材的文学作品问世。在为数不多的畬族乡土作家中,雷德和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他的为人、他的作品都令人感佩,以至于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领导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称他为“畬族第一位小说家”。

雷德和是古田县梅坪畬族村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发表小说,至今已发表百余篇(部)中、短篇小说,可算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如果能将他精心构思的“畬家物语”结集出版,让读者领略一位畬家人以自己独特的彩笔所刻画的闽东畬族风情画,算得上是八闽少数民族文坛的幸事。除了福建省直机关的一位部门领导黄国敏先生创作的《畬族风情小说》外,至今还没有见到其他表现畬族题材的小说集,而出版畬族作家所写的小说集更是翘首以待的事。所幸古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蓝斯琦先生玉成此事,雷德和的小说创作才有了新的转机。

蓝斯琦先生是我的朋友,是一位富有进取心的畬族青年干部。认识他时,他是宁德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后来调任古田。平时他十分关注畬族文化的发展动向。在市民宗局工作期间,他就留意雷德和,常常在网页上收录雷德和的



小说,并认定雷德和是一位很有潜质的畲族作家。调到古田后,蓝斯琦先生更时时关爱、呵护雷德和,鼓励他为畲族文学事业刻苦学习、精心写作。雷德和不会电脑,蓝斯琦先生请人帮助打印书稿;雷德和经济拮据,时时陷入生计困顿与创作茫然之中,蓝斯琦先生便多方提携、多方勉励。在古田出差时,蓝斯琦和我谈起帮助雷德和的小说结集出版的事,没有想到,在很短的时间里,经过多方筹措,多方奔忙,终促成此事。

雷德和的小说我看得不多,不敢妄加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创作始终直面草根,贴近现实。他的小说题材大多取自于闽东当地畲族乡村群众的生活,因此,畲族生活的独特性便会自然而然地融进了他的作品中。他善于思考,畲族乡村的现实问题也必然会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强调的是挖掘民族素材和民族特质等一些共同性的问题,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文学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动向,就是少数民族作家们更注重、更关心本民族的文化之根,更醉心于表现纷繁复杂的少数民族乡村市井的“浮世绘”,把各民族生活的差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凸现出来。雷德和也清醒地意识到这点,并正朝着这个创作方向孜孜以求。

我与蓝斯琦、雷德和约定,在2008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女神陈靖姑的升天日再来古田,届时定然有一本畲族作家自己的小说集摆在我们的面前,我和斯琦定然分享到德和丰收的喜悦。

2008年2月10日

(作者系福建省民族研究所所长)

目 录



- 11 大横山惊魂
- 121 夜闯卑库山
- 201 蓝 糟
- 281 饱食之士
- 321 山哈组图
- 401 乡村风流
- 491 人蛇大战
- 551 喜梅上路
- 631 暗夜喋血
- 741 县通先生
- 781 反 贪
- 851 借 口
- 911 艾 草
- 981 粗旺村纪事
- 1071 立家福
- 1131 公道人
- 1211 立 事
- 1291 卖 娘
- 1411 盘杰老汉
- 1471 偷接苦果的人

153 / 肩胛上的伤疤

159 / 解 衰

164 / 包住险恶的故事

171 / 古柯王洞

192 / 地 脉

202 / 兄 弟

208 / 种瓜得豆

226 / 海啸和斗笠

243 / 后 记

大横山惊魂

说山便说山乾坤

说水便说水根源

——引自畲族祖歌《高皇歌》

大横山横空出世,鼎立于闽东中部地区,气势巍峨。山脊连亘百里。山脊上又生重重叠叠的冈峦,迤迤逦逦,无主峰。山的半腰以上雾瘴缭绕,土质贫瘠,多石头,只长蒿草,少有树木。半腰下却郁郁葱葱,有乔木,有灌木,且有蔓草咬住地皮,繁衍着长年不褪的绿。不知从哪个朝代起,山的这边和那边就住了蓝、雷、钟三姓畲民。他们跟大横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年,日寇攻陷福州,炮火轰到雪峰寺。闽东一带纷纷断路断桥,不愿当亡国奴,要跟矮鬼决一雌雄。那些年,大横山南面山脚下的古柯村雷姓山哈^①,每年都要过几回大横山。挑一担谷子,爬山越岭,磨破两双草鞋,风餐露宿三天三夜,到水口镇换了盐和粗布,顺原路挑回。水口镇有水路通福州。大横山脊背上,虎来豹往,野猪成群,气候也变化无常,眼下烈日似火,转瞬暴雨滂沱,铺天盖地,连石头都被冲得动了窝。疲惫得失去人形的挑夫中,不时有人惨叫着命赴黄泉。古柯村平添了一些寡妇。

古柯村有一大把年纪的人,都闯过大横山。这是将脑袋拴在裤腰上赌博的营生。后来,人们一提起这,头皮就起鸡皮疙瘩。年代久远了,却引以为荣。“你

^① 山哈:畲民自称。



佛生仔^①晓得啥！你过大横山了吗？”时常有老者这样教训晚生。

没承想，有时岁月也会像车轱辘般倒转回来。那几年，大横山这边和那边，又成了苦焦地面。有道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这里果真冒出些不安分的人，上头视为刁民，派人用枪杆子押着刁民去闯大横山，肩上要压两百斤的谷子，不是换盐和粗布，绕一圈原担挑回。其时，国防公路，民用公路，条条通水口通福州。路面上空空荡荡，在阳光辐射下白带子似的闪光，少有车辆和行人，人和车忙别的活计去了。

上头疯了吗？没有。意在让刁民们尝一尝二遍苦，从此改刁为顺。

这是隆冬的夜晚，古柯村冷得仿佛缩了一圈，瓦楞上的草颤栗着，村里的狗都躺到猪窝里，与猪挤着睡，哪怕外面闹翻了天，也懒得叫一声。就在这个夜晚，村头的雷壳当了新郎官。

没有工夫排大场，酒席两桌，靠了土产粗货，倒也填圆了人们的肚子。畚家的闹房原本闹得凶，不到夜阑不散，新人心急也白搭。今晚却出奇，闹的人不多，没劲头，而且早早就收场。天冷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新娘也姓雷，雷果玉。同姓结婚，村里人历来视为邪门。

新郎却不介意，倒觉得是便宜了他雷壳，灌进去不少酒，这会儿头有点晕乎，双脚飘飘忽忽，像踩着五彩祥云。他的装扮仿佛是一个清朝官员：穿着蓝色长袍，腰缠红绸带，头戴“八路帽”，这是婚礼的服饰。他脚步蹒跚，进了洞房，掩上门，急急地宽衣解带。

雷果玉已经斜躺在床上等待。她向雷壳飞去媚眼。雷壳浑身涌上一股热潮，心口霍霍霍跳得凶，却忍耐着，不忙上床。他还有天大的事情没办。

2

他打开五斗柜，掏出一大包碾成粉末的白灰，撒到女人还没启用的新马桶里，俯下身，手伸到马桶底，将白灰粉摊开，却摊不均匀，用手摇马桶，才摇得那灰平平的不留一丁点沟沟纹纹。他偏过头去叫女人：

“果玉，来，验你！”

这是大横山一带祖传的检验新娘之举——脱了裤子，坐到马桶上，憋气，憋到脸红耳赤头上冒汗，再也憋不住时，用力叹一口气，立起。倘若马桶底的灰粉毫不动，新娘便是处女无疑；要是动了，她则不是囫囵女儿身了。新娘十有

^① 佛生子：畚语，小伙子。

八九难逃“马桶关”。这道关隘不知苦了几多女人和男人。雷果玉当即有点发呆,说:“做这干什么!”

“要做!”雷壳执拗地说,“人人都这样做的。”

“人人?你就会说人人。别个有同姓结婚的吗?”

“那……两码事。来吧!”

“我不!”

“来吧!”

“你就这样不信任我?”

“反正这一回你要听我的。”

“就不听。”

双方僵持着。

这当儿,房门被猛力推开,旋风般地卷进七八个蒙面人。雷壳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扭住,用软绳子捆了手,嘴里塞上手帕,推到床上,连人带被子绑了。与此同时,雷果玉嘴巴也被堵住了,几个彪形大汉像老虎驮猪娃一般,把她驮了出去,任她踢腾挣扎。门被关上。外面恢复平静,只有大横山的风在屋檐下呜呜叫。

雷壳要喊,舌头转不过来;想动,动不了。他与阿妈掰了户头,阿妈和他弟弟住在旧屋里,他单家独户住在这座小瓦房。小瓦房离别家有一箭之地,前前后后是黄土坡。这就苦死他了。

“抢婚!这是抢婚!”好大一阵,雷壳才分明地有了这样的意识。他像掉进万丈冰窖中,浑身战抖,床板嘎嘎响。

族内婚是山哈的族法,千古沿袭,到了眼下这时代,它有所动摇,出现了畚汉联姻,但大横山一带却十分罕见。族法也不允许族内同姓结婚,若犯此禁忌,外村异性未婚畚民可以抢走新娘,占为己有。许是此举太伤人,并不常见,建国后濒于消失(自然也因犯此禁忌几乎为零),想不到……

雷壳痛苦得几欲昏厥窒息。身子动弹不得,脑细胞却特别活跃。

是哪一个挨千刀的作恶呢?“老鸹叫,仇人到”,难道是山北面那一户姓蓝的来讨陈年老账了?

这不是没有一点根由的。

雷壳记忆犹新,他自小沾了阿爸的福分,村里人猎得野物,不管他阿爸有无在场,总要分一份给他。人家办喜酒,除了舅老爷和媒人公婆,坐“大位”的就



是他阿爸。雷壳就捏着阿爸的后襟跟去。酒盅频频举到阿爸面前：“谷雨哥，你是好汉，若要看得起兄弟，酒盅见底。”“谷雨伯，古柯算你一粒红！”阿爸几盅酒下肚，脸不红，却挂上几分矜持，俨然一个凯旋的将军，话不多，却砸地一个个坑。阿爸把雷壳抱到膝头上坐，众人笑咪咪地给雷壳挟菜，转瞬，面前的碗也装满，碟也冒尖。雷壳细嚼慢吞着，小小的胸腔内升腾起一种优越感。他有一个好汉阿爸。

后来，他晓得阿爸的壮举，是抢了别人的新娘，并且当天晚上就以非凡的手段降服了那个黄花闺女，几天之后竟然如胶似漆地黏乎。被抢的一方活该倒霉，同姓结婚，犯了禁忌，无话可说。阿爸戴上了维护本族习俗的桂冠，自然也成了雷壳心中的一尊神。

岁月漫漫，时过境迁，神也有蒙上尘垢的时候。雷壳到镇上读初中的时候，这位抢婚英雄的儿子，却被视为毛毛虫、祸水。同学们总是像避瘟疫一样避开他，用异样的眼光斜睨着他。

雷壳极强的自尊心被戳了一刀，鲜血淋漓，变得寡言而孤独，肝火旺旺的，只想揍人。揍人找不着岔子，有一次却把人家的鸡婆踢死，没人看到，不了了之。

孤独使他苦苦思索，他开始重新评价阿爸的行为，怨阿爸霸道，夺人所爱。他恨阿爸，也恨自己的过去。

有一回，同房间一个同学的木头箱子被撬开，30元钞票不翼而飞。并无半点蛛丝马迹，同学们却一条声起哄，咬定是雷壳所为。

“他阿爸连人都要抢，他还不会做贼子？”

“蒿草生根会刺人！”

“搜他的破藤箱。”

雷壳先是委屈极了，他连一根针都没拿人家的。可是他嘴拙，舌头厚，辩不得，流着泪，拳头攥出水来。这就等于默认了。正危急，一个娇小的女孩站出来，喝住起哄的人：“你们哪只眼睛看到他偷钱？证据你拿来呀。他阿爸抢人，抢你们阿妈了吗？”

嚷嚷声戛然而止。雷壳看看那娇小的身胚，是雷果玉，他的同乡，比他低一届。他心头一热，泪水肆流。听得有人低声议论雷果玉，他暴跳起来，发了疯，一阵暴雨般的拳头，揍得那人趴倒在地上。其他人见状，兀自软了手脚，竞相逃遁。

学校除了雷壳的名,让他哪里来回哪里去,当蚯蚓,钻土。他干活累了,就想雷果玉那小巧的腰身和姣好的脸庞,想着,就飘飘欲仙了。有一回入迷太甚,一头撞在牛身上,被顶了一角。

两年后,雷果玉也回乡来。“革命”的烈火烧掉了她的学业。两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谈得很合辙,两颗心就悄悄地贴近了,像常春藤爬在岩石缝里,谁也解不开,即使用炸药轰,也枉然。老者出来干涉,碰了壁;好心人苦口婆心相劝,白费唾沫。

铭心刻骨的体验,使雷壳愈加痛恨夺人所爱的阿爸,对可怜的阿妈也减了几分孝心。阿爸弥留之际,雷壳还戳痛他的心。阿爸一急,一口气接不上,就抽搐,然后就断气了,死得极苦。他到溪边烧了纸钱“买水”,“买”回来给阿爸洗身子的水有点浑浊。若他多走几十步,到上游去,有一个深潭,水清如漂过一般。可是他没有那样做。

30年前,阿爸抢的是山北蓝吉兆的新娘,叫蓝玉花。现如今,蓝吉兆的儿子蓝古里也二十好几了,立着像座塔,躺下去似堵墙,尚未婚娶。他是当了几年兵,又回来种田的。他那个村穷得要命,有“苦艾野草配老蛇头”一说,叫人打怵,没几个布妮仔^①肯去吃老蛇头。好心人频频告诫雷壳,当心蓝古里像饿虎一般盘你的本!雷壳以前总是笑了笑了之,没当一回事,眼下想起来懊悔得直想咬自己的舌头,可是咬不着。

雷壳认得蓝古里,前几年公社搞水利大会战,他和蓝古里在同一地段干了两天。那是一个挺引起女人注目的家伙,高身量,脸蛋好俊,晒不黑,贼白贼白。

“等着吧,看我收拾你!”雷壳憋住气,在心里发狠。

黑夜厚重潮湿的大氅慢慢地掀开来,残星闭上疲倦欲睡的眼睛,退隐消失了,大横山山巅现出了一片柔和的浅紫色。

老态龙钟的蓝玉花破例来做饭,照顾一对新人在温馨的丝绸被里多待些时间。她见新房门上的钉锦儿搭上了,插着一根小柴梗,愣怔了,便喊:“壳儿!壳儿!”没应。她急了,拉开钉锦儿,推门进去。那情景使她大吃一惊,颤巍巍地给雷壳松了绑,便一头昏倒在地上了。

雷壳猛地跳起,掏出嘴里的手帕,往地上一掼,踩上几脚,抻胳膊,展腰,忿

^① 布妮仔:畲语,女孩子。



忿地瞪地上的阿妈一眼，不干不净地骂：

“都是你——软脚蟹！当初就服了死鬼，是贪谷雨脸白还是家伙粗？呸！”
没反应。这阵子就是火烧房子，阿妈也无知觉。

雷壳冲出房门，进了厨房，从墙壁钉子上，解下一把狩猎用的钢刀，抽刀出鞘，朝脸盆架的一条腿劈去，盆架立时断了，架倒盆翻。

这是阿公留下的刀，长三尺三，四指宽，外形像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刀面已经锈迹斑斑。阿公生前用它捅死无数野兽，还劈了仇人的臂膀。雷壳用拇指试了试刀刃，“砰”地插进鞘，穿上一件破烂棉袄，把刀挎在腰间，走出门去。

村里偶尔有几声狗吠，狺狺地，似乎很吃惊。只有几个烟囱开始冒着淡淡的白气，袅袅上升。瓦楞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霜，白白地眩目。大横山陡峭的小道结了狗牙似的冰碴，雷壳的解放鞋踩上去，咔咔响。他弓着腰往上攀，很吃力，后脚跟的筋绷得紧紧的。他要去找祸害他的人算账。先找到蓝古里，若不是蓝古里所为，就再做理会。他要兑现自己的诺言。

“我和你虽是同姓宗亲，可是超出了五服。”他曾经对雷果玉说，“不是近亲结婚，屁事也没有。为了你，火烧雷轰我也不皱一下眉头。族法对我没有用，闲言碎语我当放屁。谁敢抢你，我就宰了这蠢驴，也好惊动法律，让法律去制止这种风俗……”

眼下，雷壳要去干他想干的事，谁也挡不住。

阵阵寒风像钝刀子切割着雷壳的肌肤，他连连打着寒噤，胸间的怒火似乎在摇曳着，时而升腾，时而平息。稍为平息的时候，仿佛从地下冒出一种声音，呼唤他的良知：“你不想做第二十六个生日了？”雷壳鼻子一掀一掀，歔歔着。他想，他什么都想，他来到世界上才二十五年零几个月，日头才出山，许多人间乐趣他还没尝过哩。可是命运偏要作弄他，魔鬼不容他想那么多。

6

足数一个钟头，雷壳才攀上了大横山的脊背。他的两条腿沉得很。

极目远眺，天穹下一派凄凉景象。

前年，他作为刁民之一，被公社武装干事用枪押着闯大横山。那时纵然肩上有两百斤的担子磨着，他还直哼哼着调皮诙谐的杂歌。一踏上这山脊，远远近近的峰峦恰似对镜梳妆的布妮仔，远处的小山包恰似雷果玉沉睡着的胴体，仿佛带着轻微的呼吸起伏着，使他近乎疼痛地感动了。

可是眼下那美景哪儿去了？峰峦俨然是巨兽的獠牙，那些小山包是一座座乱草坟。他的心上人仿佛就在这墓穴里受蹂躏：小鬼压在她胴体上蠕动，阵阵

淫笑声充塞在天地之间。这小鬼就是蓝古里！

叫雷壳肝肠寸断的场面，昨晚在脑子里想了成百遍，刻下更真切地浮现在眼前了。他痛苦得扭歪了脸，五官一齐变了形。

雷壳性子倔，自尊心强得出奇，在他同年哥中是极典型的。他不愿意自己意中人跟别个佛生仔相处。有一回，他撞见雷果玉与一个风流佛生仔一路从公社回来，有说有笑，并排走，挨得很近。他沉下脸，当场伸出蒲扇般的巴掌，在她粉嫩的脸蛋上留下指痕。好长一段时间，她见他影子就避开。后来雷壳求人说合，才不至于告吹。大局虽然挽回，挨打的却耿耿于怀，直到结婚前三天还提。雷壳总觉得受委屈的是自己。一个女人，连骨头都是她男人的嘛。祖宗的一些规矩不时兴了，这一条却值得推崇。

这样的固执加深雷壳的痛苦，他觉得自己这一回不杀人也要发疯的。不是自己要这样做，是魔鬼逼他的，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啥人不想马上坐？啥人甘愿马下行？”他不由地记起这样的歌词。

他裹紧了破棉袄，按了按腰间的钢刀，加大步伐走去。风在他腋下攒动，尖声呼啸，像呜咽，像“师公”吹出的法号声。

一座尖顶圆锥形小山包旁边，是较广阔地带，山路两旁的蒿草枯干，一片黄，长得杂乱，风一吹无规则地摆动，根部露出一块块嶙峋的石头，隐约可见没风化尽的白骨，这儿一根，那儿一根。

雷壳走到这里便止住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对面山隘口，有两个人影移过来，近了，便认得分明，走在前面的是雷果玉，她身后跟着的确是他——蓝古里！

雷壳觉得一股热血涌到头部，眼前的峰峦摇晃得像醉汉。

“雷壳哥！我回来了。”雷果玉看清自己的男人了，喊道。

雷壳没应。

“雷壳哥，喊你啦！”她走近几步。

雷壳依然不吭声。

雷果玉不由地止步了，望着痴呆得像根木桩似的男人，脸上爬上了一层阴霾，杏核似的小眼睛一眨也不眨，视线拉得直直的。

“雷壳兄弟，”高大英俊、身穿褪色军大衣的蓝古里喊道，“我护送果玉回来，交还给你了。”



雷壳拔刀出鞘，又用力插进去，“啪”一声响，算是回答对方。

站在百步开外的蓝古里这才看清雷壳的装束，吃了一惊，喊道：“雷壳兄弟，不要动怒，你问果玉，我动过她没有？”

“没有哇——雷壳哥！”雷果玉喊。

蓝古里这就大声讲给雷壳听。他说过几门亲，都没成，女的一嫌村子偏僻，二嫌他穿破了几身军装还捏锄头柄。他心里急，可是压根儿没想到要抢婚，是亲戚朋友们缠住他愣说愣说，他的心也动了。可是昨夜抢果玉，他没在场，他心里慌乱得几乎神经错乱。亲友们抢来果玉，要干成好事，可是经不起果玉一哭一诉，他的心就软了，就翻然醒悟到自己下作，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早上铁锁一开，他就送果玉上路了。十几个人来阻拦，被他用扫帚打得叽哇鬼叫。

“龟孙子才相信！”雷壳终于吼出这一句，不啻于一声霹雳。

“雷壳哥，是这样！”雷果玉往前走几步，离雷壳只有一丈之遥了，却惊惧地止步，语无伦次，“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哼！”雷壳打一个响鼻，不看她，偏过头去，看一棵枯死的木槿树。

“你看——雷壳兄弟！昨晚上……后来，我为了控制自己，拿剪刀把小指头咬出血来，流了小半碗。”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蓝古里高高举起缠着一大卷纱布的小指头，在空中晃来晃去。

“是这样，”雷果玉说，“古里没野讲。”

“没野讲？”雷壳终于盯住他的女人，醋味十足，“大概是你咬他一口吧？”

雷果玉急忙摇头，连着打哆嗦。她冷，从心里冷到四肢，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关节。

“不是？怎舍得咬！”雷壳重重地跺脚，破棉袄上有几个洞眼，探出棉絮，在寒风中抖动。

雷果玉嚤嚤地哭泣着，泪水如注。

重霜天，又阴了，就格外冷，天空灰蒙蒙的，蒿草喳喳响。蓝古里裹紧棉衣，牙齿磕着，声音打颤：“雷壳，你到底要怎样？没话讲我就要转回去了。”

“没这样便宜，”雷壳嗖地抽出钢刀，举着，逼向蓝古里，一步一个坑，“你有胆量盘别人的本，我与你就盘到底！”

雷果玉迎了上来，把雷壳抱住了。

“不能这样，古里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她喊着。

“要盘也可以，我不跑，跑了是孬种。也不一定我包倒霉。”蓝古里大声说，

“我是想盘来盘去没了结,不知要盘到哪一代脚毛孙为止。我好歹走过一些地方,见得多了,冤家不解双方都没好菜吃,子孙后代会骂我们的。”

雷壳手中的钢刀垂了下来,呆呆望着抱住他的女人,她也望着他,四目相对。那边,蓝古里拉开洪亮的嗓门“嗨——嗨——”几声,竟唱了起来,用的是高而尖的假嗓——这是山哈最喜爱的唱法。唱的是祖歌《高皇歌》中的一段:

福建大利家连江,
古田罗源田土肥。
蓝雷三姓同始祖,
个个坐落好田场。
住在福建好开基,
蓝雷三姓莫相欺。

他把尾音拖得很长很长,在旷野上回荡了许久。

应该和着唱:

蓝雷三姓好结亲,
都是南京一路人。
尔女乃大嫁我了,
我女乃大主分你。

这样唱了,双方怨仇就冰释,各自让了路。这已成规矩了。

可是雷壳没有唱,嘴巴翕动几下,发不出声来。火苗还在他心底窜动。雷果玉急了,捏紧他的臂膀用力摇着。

“你唱,唱呀!”她近乎哀求地说。

“哼!”他甩开她的手。

她头一扬,又执拗地攥紧他胳膊,说:“你应该相信我!你怀疑,也难怪,你有理由要我过‘马桶关’了,我再没二话讲……不,我和你到医院去检查……出事了,你再盘人家的本还不迟。啊?”

雷壳垂下头去。仿佛地下冒出一种声音:算了吧,她说的也许是实话,照她说的办,到医院去检查一回再说。天边却飘来另一种声音:横竖她在别的男人



房间里待了半夜，你的名声还会撑得圆吗？村里人的口水会淹死你的。

“不行！”他咬了咬后槽牙。

她又吃一惊：“咋啦？”

雷壳霍地举起钢刀：“便宜他一点，叫他留下一条手臂抵账！”说着就向蓝古里逼了过去。

雷果玉死命揽住他，被他用力一甩，重重地摔到道旁的蒿草丛里，额头划破了，淌着血。他也被她的手带得打一个趔趄，跌退到蒿草丛里，踩碎了地上的一根白骨，“咔”一声脆响。他立定，眼睛通红，逼视着两丈开外的对手，大踏步走过去。

蓝古里惊呆了，他手无寸铁。

“快跑——古里！”蒿草丛里雷果玉在喊。

雷壳全身一震，恰似火上浇了油，箭一般蹿了过去。

“古里……”

雷果玉跃起飞跑过去，却迟了。蓝古里来不及跑开，靠很可怜的几步招数，抵挡几下，就支不住了，雷壳的钢刀已经重重地劈在他的小腿上。蓝古里惨叫一声栽倒在地上，殷红的血从裤管口倾泻而下，流了一摊，很快就蔓延开来，染红了蒿草根。

“抢！我叫你抢！”雷壳像条发了狂的公狼，嗥叫着，钢刀又举了起来，要劈蓝古里的手，可是握刀的手抖得厉害，钢刀在空中迟疑了片刻，手腕被雷果玉托住了。她已经用整个身子护住蓝古里。

“你要砍，先砍了我，我心里也好受一点！”她也发狂了，涕泪滂沱，嘶叫着。

雷壳握钢刀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10 雷果玉一把撕开自己胸前衣领，吼道：“快砍呀！我看透你了！”

钢刀脱手丢下，碰在石头上，“当啷”一响。雷壳心像被刚了一刀，天在旋转，地在坍塌，群峰朝他挤压过来，把他整个儿埋住了，一时间瘫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

雷果玉俯下身，扶起血泊中的蓝古里。这个可怜的人痛苦地喘着，脸色煞白，单脚独立，另一只脚已不属于他的了，只剩下一块皮肉相连，血如泉涌。他用劲推开雷果玉。雷果玉朝他跪下了，哭着发誓说：“我甘愿伺候你。”立起，执拗地弯了腰，背起他，沿着刚才来的方向挪动，摇摇晃晃，一路呻吟，一路血。

雷壳清醒过来的时候，眼前什么也没有了，只有小道上血迹斑斑。他的神